
THE SHOES



FERDINANDO

GILLETTE 人，鞋子

THE FAMILY · 02

区别在哪里？

那是1984年11月10日，上午9:30。我父亲推开我卧室的门，让光照进来，说：“Nando，宪兵在门口找你。你他妈干了什么？”

“爸，”我说，“你开玩笑吧？让我睡觉。我今天早上才回来。昨天Melania把我折腾坏了。”

“Melania他妈的是谁？把屁股挪起来，洗把脸，穿好衣服，出来。跟他们谈，问问他们要干什么。”“好吧，我来了。”

Posca准尉和Patanè副军士长查了我的证件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如果你11月17日不到位于卡塞塔的Ferrari Orsi装甲兵学校报到、履行兵役义务，军事检察院明天一早就会签发逮捕令。我们会来抓你，送你进监狱。”

我看着他们说：“要喝杯咖啡吗？我刚醒。我马上回来，你们再给我讲这部电影的下半段。我得说，你们真有意思。”

我父亲向两个军人比了个手势，意思是我脑子不正常，他们便停了下来。我从厨房回来时，问他们我是不是本该收到一张入伍通知。他们手里有一张我母亲签过字的回执，而她此刻正在上班。

我没再浪费一秒，为这场误会道了歉，向他们保证那天我一定到，准备穿上那身衣服——你要穿十二个月，直到它像酸奶一样过期。

我做好了准备。我走的那天晚上，父亲挥了挥手跟我道别。我求他在我那几个里拉——相当于今天的10欧元——上面再添一点，他说：“省着点用。你每月会拿到60,000里拉。你就靠这些过日子。”

我母亲假装睡着了，没有回答。晚上11:45，我的朋友Oreste开着他父亲的Fiat 850来到我家——他父亲在铁路上工作——把我送到车站。那时我不理解父母的举动。他们的做法在我看来很正常。那是我真正的第一课。

第二天早上6:10，我到了那不勒斯，又坐火车去卡塞塔。我在车站问了去兵营的路，又走了三十分钟才到大门口。我向值班军官报到，他说：“又一个迟到的，9/84期。”我正走进一个新家。一年后我才会离开它。

他们直接把我送到军需处。发给我一个背包、两双军靴——一双低帮，一双高帮——一条腰带、羊毛袜、两个饭盒、一个杯子、一个水壶、一个装药的钢盒、运动鞋、迷彩服、一顶军帽、一套礼服、一顶在兵营里戴的土耳其毡帽、两条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里直接拿出来的平角短裤，还有两件长袖羊毛贴身衫。我笑了，还没意识到那两件衫会怎样救我的命。

感觉就像在一部电影里。我吹着口哨走出来，迎面过来一个军官拦住了我，因为我没向他敬礼，罚了我两天。命运决定，我要在铺位上禁闭四十八小时，谁也见不到。

连着两个早上，我被派去打扫厕所：280个男人拉完屎之后去清理马桶——并不是所有人都拉进了里面。我没觉得恶心。那也是兵役。我得亲眼看到、亲身学到：不是每个人拉的屎都是一个颜色，而且不只是因为吃的东西。

一个星期后，一个家在我老家附近的战友来看我。他叫Franco Nicolò，5/84期。在老百姓的生活里，他是一个世界知名鞋类品牌的推销代表。他喜欢我。四十天后，他设法给我弄到一张四十八小时的假条，我们开着他的车一路飞奔回家。路上八个小时，但值得。

到了家，我母亲问我是不是逃出来的。她本以为能清静更长一段时间。星期天午夜，Franco来接我，我们开车往回走。

我上车时，他让我用两腿夹住一个五升的酒壶。那是给他的准尉的——讨他欢心的一种办法。可是等我们到兵营时，我们已经喝醉了。我们马上报了两天病假。

后来，一个军官当众威胁Franco。Franco回答：“我们一走出兵营，我就开枪打你。”那个军官让人把他抓了起来，送上军事法庭。他被判在军事监狱关六十天。

我在那里再也没见过他，因为我被调到了别处。但那段时间过去后，我们常在工作地方附近见面，一起吃饭，回忆准尉的那壶酒。

他开了几家自选鞋店，生意很好。每次我去买东西，都受到国王般的待遇——折上加折。但只有我知道，他是比我更好的推销员。我从没说过一个字。那时我已经是一个GILLETTE人。

新兵训练中心

训练开始了：拆开再装好一支步枪，然后另一支，然后一支手枪。擦枪。行军、跑步、休息、食堂、兵营里的必要勤务、士兵食堂、士官食堂和军官食堂。

那是圣诞节，晚上九点，冷得要命。那两件羊毛衫救了命，尤其是在我们开始第一次站岗的时候。后来他们奖励我们去看守火药库十五天。洗澡成了海市蜃楼。内裤里面，你已经分不清哪是寄生虫哪是污垢，哪是痣哪是虱子。

温度疯了：零下30度。撒尿是不可能的——尿会结冰，你走来走去，屌上挂着一根尿做的冰柱。哈哈哈哈哈。

要是你哪怕想过睡着，就会冒着受罚和坐牢的风险。问题不在于要去哪里：我们就站在那里站岗，在囚犯和弹药工厂之间。

一个休息的晚上，我站在离军官食堂不远的地方。我看着一个个美丽、香气扑鼻的女人来参加舞会，陪着她们的军官，他们散发着魅力和权力。我开始明白，我父亲二十二岁时以装甲骑兵上尉的身份

退役之后，一定遇到过怎样的难处。坦克。正是我该去驾驶的东西，只不过我塞不进去。

但一天下午，我的连长把我叫去执行一项外勤任务。我要开车陪一位女士去那不勒斯。没人告诉我她是谁。后来我才知道：她是统领兵营的那位将军的女儿。

这个选择落在了我身上，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。我是一名士兵；这些是正式任务，有额外报酬。但钱并不是全部。

她叫Carla。三十八岁，从没结过婚，从没订过婚。说她漂亮远远不够——至少可以说，她撩人又调皮。

那是我第一件“屌”事，而且一点也不坏。我听说她后来又找过我，但那时我已经被调到了陆军运动员连。我打橄榄球，后来进了军队国家队。

鞋子

鞋子是我们很少认真去想的东西，但它对身体和头脑都极其重要。在那个年代，鞋子是皮做的就更重要——只有皮革能让你的脚保持干燥，让你整个身体正常运转。

我从来不怎么费鞋。我拥有的鞋很少，有了鞋也总想着修一修再穿。我在乎的是用处，不是样子。你可以穿任何一双鞋去踢任何一个人的屁股，没人会看它有没有设计师的牌子。

今天，我妻子让我在一家自选鞋店停一下。我记得那家店曾经属于Franco，我的战友，我们走了进去。

四十年过去了。它还是老样子——同样的布局。我妻子挑鞋的时候，把鞋盒递给我拿着，自己走到长椅那边去试穿。

这时，一位女士问我女鞋区在哪里，我给她指了路。一位先生问某款鞋有没有41码，我告诉他那个码卖完了。两位正在试鞋的女士问我的意见，我告诉她们穿那几双好看极了。

我妻子什么也没注意到。二十分钟里，我连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就成了店员。所有人都来找我。我对男人回答得冷淡又差劲，而女人们的选择得到了我全部的赞美。

收银台挤满了人，差点崩溃。店主搞不清发生了什么。我们付了鞋钱往外走，但走之前我问他认不认识Franco。“认识，”他说，“他是我父亲。”“那替我向他问好。”

我们出门时，女人们指着我挥手。我妻子还是什么也没注意到。

麻烦在大约两个小时后来了，我女儿想回那家鞋店。在那里，店主的儿子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Frega先生，刚才在收银台我什么也没说。我不想让顾客听见、闹出动静。爸爸2021年出了一场可怕的事，2023年离开了我们。”

我真的很难过。我给他儿子讲了一个我和他父亲一起经历过的故事，他用力抱住我，眼里含着泪。

我女儿买了鞋，付了钱，我们离开。道别时，儿子喊道：“来看我啊。我需要像你这样的推销员，免费干活的那种。”我说：“你还没下载我的书吧？”

他笑了。生活继续。

Ferdinando